

青春颂

《朝霞》丛刊



青春颂

《朝霞》丛刊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青 春 颂

(朝霞文艺丛刊)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 绍兴路 5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制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218,000

1974 年 4 月第 1 版 197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295 定价: 0.67 元

目 录

· 小 说 ·

青春颂(征文选刊)·····	姚 华 (1)
迎着朝阳·····	郑加真 (32)
麦收之前·····	赵林福 (46)
东风劲吹·····	祝孔明 (70)

农 场 青 年 习 作

我和小白榆(散文)·····	梅子涵 (90)
向芦苇滩进军(散文)·····	赵荣海 (93)
茶花(散文)·····	盛慕真 (96)
早晨(散文)·····	王传诗 (98)
排练(诗)·····	刘昭时 (106)
规划(诗)·····	蔡寿祥 (107)
战三夏(诗)·····	张广才 (109)
家乡赞(诗)·····	林沛武 (1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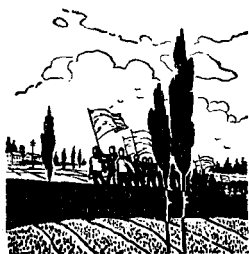
· 诗 ·

农场的“布谷鸟”·····	胡明海 (111)
芦棚歌·····	徐如麒 (113)

扎根树·····	朱金晨 (115)
高歌笑迎满天霞·····	袁 军 (116)
海岛茶·····	胡永槐 (119)
红色日记·····	黄持一 (122)

· 剧 本 ·

樟树泉(四幕话剧·征文选刊)·····	陆天明 (125)
延安的种子(电影文学剧本)·····	华 彤 (203)



青春颂

姚 华

一

这是一九六八年盛夏的一天中午。

通往滨海农场的长长公路上，铺满火辣辣的阳光。路两旁的柳树软软地垂下所有的枝条，好象热得无精打采。周围一丝风也没有，连“知了”也不叫了，仿佛被蒸腾的热空气熏得睡了午觉。

突然，从远处传来了响亮的口令声：

“一二一，一二三——四！”

公路上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走来了一支队伍。一杆红旗打头，旗上绣着几个金色大字：“先锋连”。举旗的人，看上去是这支队伍里个子最矮、年龄最小的一个，大概有十五、六岁，头上戴一顶显得过大的旧军帽，光着膀子，穿一件红背心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虽然两行汗水顺着他那红红的脸颊流进了嘴角，可他那圆圆

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正视着前方，伸直胳膊举着那面旗，显得那样严肃，那样振奋。他叫梁小兵，不但是旗手，而且是这个红卫兵“先锋连”的“通讯员”。他的身后，威武雄壮地走着百十多个男女青年。他们都背着背包，按着统一的口令迈着整齐的步伐。臂上的红卫兵袖章，在阳光的映照下红得耀眼。尽管一个个汗流满面，神色却都十分兴奋。在这支队伍后面还走着一行背着锅、抬着桶的“后勤”队伍。

带队的人是个高个子男青年，穿着一身旧军装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看上去满身都是力气，他一个人背着三个背包，却好象没有一点负担似地一边跨着大步，一边扯着高嗓门儿喊口令。

这时从队尾传来一个圆润的嗓音：“马勇强，让大家休息一下！”

带队的人转过身子，回答了一声：“好！”然后对队伍下达口令：“全体注意，立——定！”他下面的“解散休息”还没喊出口，只听“嘟——嘟嘟！”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响。

马勇强抬头望去，只见从农场场部方向飞快地开来一辆吉普车，到了队伍旁边，“嗤”地一声刹住了。打开车门，下来了一个四、五十岁的身材矮胖的男子，略显稀疏的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皮肤有些松弛的面孔上堆满了笑容。只见他举起手向队伍喊道：“红卫兵小将们，你们辛苦啦！”

他面前的那些红卫兵，包括马勇强在内，不禁都有些楞住了：这是哪里来的一位什么角色呢？！

来人弯弯腰，点点头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姬德和，是滨海农场生产组的负责人。我们场革委会顾主任在市里开会，场里工作现在由革委会副主任迟启荣同志主持。老迟本来要我负责迎接红卫兵小将，可没想到你们竟头顶烈日、徒步行军，不辞辛苦地走来了，真叫人佩服！……啊！”姬德和猛然发现红卫兵们都

在用有些不耐烦的眼光看着他，连忙刹住话头，笑咪咪地问道：“嗯，哪位是于副主任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他先转头看了看身旁站着的带队人，这个威武高大的小伙子在直楞楞地瞪着他，那么说不是他了；他又转过头来看队伍，男女青年们都在注视着；他把目光向队头的旗手瞥了一下，梁小兵正歪着头，一手握着那面红旗，一手又在腰里打量着他。

姬德和心想：嘿，连小孩子也来了！可他脸上的笑容有增无减地挂在眼梢嘴角旁。

“你们没听清吧？我找你们于副主任啊！顾主任通知场部，你们的红代会负责人于培英同志，被任命为我们农场的革委会副主任了嘛！”姬德和提高声音说。

“啊！你找于培英啊！”马勇强直声大噪地说，“她在后边哪！来吧！”说着向队伍一挥手：“解散休息！”然后将背包往地上一放，领着姬德和向后面走去。

那支小小的“后勤”部队现在才赶了上来。打头的一个女红卫兵看样子不到二十岁，短辫子，圆脸盘儿，黑眉大眼，风采焕发。她挑着一副担子，前头挂着三、四只背包，后头挂着药箱、脸盆等东西。肩头上那条还透着嫩青色的竹扁担，被压得弯弯的，可见担子的沉重。但她腰干挺直，跨步稳实，挑得从容自如。

马勇强指着挑担的人对姬德和说：“喏，你不是找她吗？”

“哦？！”姬德和不由得停在那里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于培英臂上的红袖章，使他觉得异常刺目，于培英挑担子的这副神气，使他心头变得沉重起来：看不出年纪这样轻，肩胛倒不嫩哩！他眉头跳了一下，随即露出满脸笑容，向于培英伸出两手，高声说：“哎呀！你就是于副主任哪？真是英雄出于少年呀！”

于培英轻轻地放下担子，打量了来人一眼，随即向马勇强投



过去问讯的目光。

马勇强还没开口，姬德和抢先说：“我姓姬，是农场管生产的。迟副主任听说你们今天要来农场，让我先来接于副主任！”说完，伸手向停在不远处的小汽车那里让了一下。

于培英看着姬德和说：“我叫于培英，今后请你叫我的名字好了。你先回去转告迟副主任，我们再过一个小时就到农场了！”

姬德和继续让道：“于副主任还是放下担子，先坐车子走吧！你现在也可以算是我们农场的领导了嘛，我看大家会理解的，啊！”说着向马勇强转过头去。

“哈哈——”马勇强放声大笑，旁边几个红卫兵也笑起来。一直笑得姬德和感到发窘，马勇强才率直地说：“姬德和同志，从踏上农场道路那个时候起，于培英同志就肩不离担，担不离肩，她要肯放下担子去坐车，那就不叫于培英了！我看你不要白费工夫了，还是先回去吧！”说完，径直向路旁休息的队伍走去。

姬德和掏出手帕揩着额上被阳光晒出的汗珠，一边躲避着于培英直视的目光，嘴里说着：“那好！那好！”一边向汽车走过去。

小汽车“嘟”地一声开走了。红卫兵们含有揶揄的笑声追逐着汽车屁股后扬起的烟尘。

只有于培英没有笑。她站在那里，手扶着扁担，望着道路的远方沉思起来。

在踏上农场的征途之前，红代会召开了一次“经风雨，见世面”报告会。会上，许多红卫兵畅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到各个工厂和郊区农村同工人、农民相结合的思想收获。曾经到春风农场参加过半年劳动和斗争的于培英，带头发了言。她那饱含革命激情的生动讲述，引起了红卫兵战友们对于农场斗

争生活的极大向往。会后，一大批应届毕业的红卫兵找到于培英，商量要发起一个红卫兵去农场的签名运动。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的热情支持。于是，经过短时期的筹建，一支上万人的队伍整装待发，准备奔赴农场干革命了。于培英和她的两千名战友被分配到处地偏僻的滨海农场。为了安排这两千名农场新军，决定由于培英带着一个“先锋连”提前半个月开进农场。

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老乔把于培英找去，向她介绍了正在市里开会的滨海农场革委会主任顾振祥同志，并通知她，经组织上研究决定，让她担任滨海农场革委会副主任。

听到这个决定，于培英吃了一惊：“这能行吗？”

顾振祥笑了笑，亲切地说：“在斗争实践中干起来，就会行的！”

老乔说：“是啊！有党，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，就一定能行！你不是已经有了半年的实践了嘛！”

听到领导同志的鼓励，于培英心里热烘烘的。她仔细打量了一下老顾，看样子有五十开外了。高高的身材，很魁梧，脸膛红润，精神饱满，这是经常参加劳动的干部才能有的精神状态。

顾振祥虽然年纪不算轻了，当干部也有好些年了，可却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后，新的领导班子里的新成员。文化大革命前，他是农场附近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。现在听说红卫兵进农场，他打心眼里高兴。

“喂，农场里真需要年轻人啊！”顾振祥看着于培英说，“我们那里运动进展比较慢，清队还没有开始。过去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办场路线，流毒很深，你去了就会了解，斗争还很复杂啊！”

老乔语意深长地说：“小于，滨海农场，这可是个斗争激烈的

地方！你敢不敢到大风大浪里去闯它一闯啊？”

于培英把拳头紧紧一握，重重地吐出了一个字：“敢！”

“好！”两个老干部异口同声地说。……

现在，于培英回忆起这场谈话，又联想到刚才的一幕，不由得轻轻地、自语地说：“开始了！……”

她对正在指挥拉歌的马勇强喊了一声：“马勇强，全队集合，一定要在一小时内赶到农场！”

梁小兵将红旗高高地举了起来。队伍集合好即将出发了。

于培英抓起竹扁担，稳稳地放到肩头上……

二

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”，老远就听到一派锣鼓声。等到队伍来到场门口，只见许多农场职工喜气洋洋地站在路两旁，迎接红卫兵的到来。有几个在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。

马勇强带着队伍进到场部院子里，不少职工围上来与小将们握手问候，帮小将们卸背包。正在热闹，姬德和由人丛里钻了出来，他喊道：“大家任务完成了，回各队吧！”然后对红卫兵们一边喊着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一边在前引路，把队伍领到了一幢很高的、有上下两层窗户的草房前。

姬德和抱歉似地说：“没办法，农场不象城里，没有高楼大厦，到草房里来住住吧！”

马勇强看了看这一排式样很怪的草房，就要带队往里进。突然，从旁边奔过来一个人，有四十岁左右，方脸盘，黑胡茬，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溅满了泥点儿。显然是刚从田里回来。他拉住姬德和说：

“姬德和，你不能让红卫兵住这房子啊！”

“是呀，这房子不能住！”旁边有些职工也跟着说。

“怎么不能住？”姬德和板起了面孔，“这是迟副主任同意的。会上你没听到？”

“可我没同意！”来人固执地说。

“你没同意？我是听领导的，还是听你的？”姬德和有些讥刺地说，“你没同意的事多着哪！”

那人听了，气得额头的血管都胀了起来，直瞪瞪地看着姬德和，然后“嗨”了一声，一跺脚，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

这时，于培英已把担子交给了旁边人，走上前来，问姬德和：“这是谁？”

姬德和把手摇了摇，说：“咳！这个人总给领导出难题！他叫杨阿兴，是六队的队长，场革委会的一个委员。这个人总带有农民的狭隘观点，你看，红卫兵小将来，他也不热情！”说着连连挥手：“小将们，快请进，别在外面晒着啦！”又对周围的一些职工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其他人别围着啦！”

进到房子里面，红卫兵们才发觉，这原来是座二层楼。里面红漆地板，洁白的墙壁，设备很讲究。

马勇强“噢”了一声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看不出外面是那样，里边是这样啊！”

姬德和说：“我们这里条件差，这幢房子虽然稍好一点儿，但也比不得你们在家里，小将们将就一些吧！你们的宿舍就在楼上。”然后，他推开一间大会议室的门：“大家先在里面休息一下吧！”

大家进去一看，只见上面天花板下电扇飞旋，下面长条桌上摆着一杯杯凉茶和早已切好的红沙瓤西瓜，雪白的台布，弹簧靠背椅……红卫兵们不禁都愣住了。

姬德和热情地让道：“随便坐呀！农场里没有好东西，吃几块西瓜解解暑！”

“先锋连”的红卫兵战士们今天凌晨三点出发，长途跋涉，顶骄阳，踏暑气，走了五十多里路，现在人人汗流浹背，梁小兵水壶早已喝光，嘴唇都干起了泡，可是没有一个人上前动一动。

于培英看了看满脸尴尬神色的姬德和，一丝冷笑掠过嘴角：“老姬，你布置了这一套，很费了不少心啊！”

“哪里！哪里！”姬德和大概是太胖了，汗水又冒出来了。他赶忙掏出了手帕。

于培英对着她的战友们一挥手：“撤！”

“嚯嚯嚯……”马勇强把哨子吹得震耳响。“先锋连”全体战士在楼前站成整齐的两列。

于培英一边走，一边决断地对姬德和说：“请你马上给我们安排同农场其他职工一样的住处！”

姬德和现出十分为难的样子，两手一摊：“哎呀！我们场部没有空房子，这还是昨天刚刚腾出来的。”

于培英沉默了一下，突然问：“场部里有席子、毛竹吗？”

“有啊！”姬德和眨了眨眼睛，他不明白于培英的意思。

于培英把短辫一甩，说：“那好吧！”她径直向队列前走去。

有一些职工并没有散去，他们看到红卫兵们进去又出来，又关心地围过来看。

于培英面向队伍，高声问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干什么来啦？”

“扎根农场干革命，广阔天地炼红心！”战士们齐刷刷地回答。这响亮的声浪从滨海农场场部的院子里向四周田野飘去。

站在旁边的几个职工，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

于培英宣布：“今天晚上，我们要在外面露营。”

姬德和在旁听了，顿时目瞪口呆。

于培英叫道：“马勇强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你带五个人跟姬德和同志去场部借席子和毛竹!”

“是!”

“董立军!”

“有!”一个圆脸短发的女红卫兵应声出列。

“你带两个同志选择适当的露营场地，负责清理工作!”

“是!”

“梁小兵!”

“有!”梁小兵见要布置给他战斗任务，回答得比谁都响亮。

“你，把这半壶水喝下去!”于培英说着从身上摘下了水壶。

“啊?……”梁小兵刚想辩白，但一见姬德和站在旁边，便双脚一并，高声回答：“是!”把水壶接了过去。

于培英说：“其余同志解散，吃干粮!”队伍“哗”地一声散开了。

几个农场职工小声议论着：

“红卫兵就是有点革命气魄啊!”

“你看那个小姑娘，真象个部队里指挥打仗的指挥员嘛!”

.....

姬德和低着头领着马勇强几个人向仓库走去，此刻他心里乱糟糟的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……

傍晚，在农场老职工们的热情帮助下，“先锋连”在距场部三里远的一队打稻场上搭起了两座露天营房。

为了明天就投入农场战草荒的战斗，于培英同马勇强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，“强迫”大家马上休息，以赶走今天长途行军和下午搭营房带来的疲劳。

晚霞烧红了天边。红卫兵们已带着有些疲惫的、胜利的笑容进入梦乡了。

于培英一个人坐在打稻场东边一条小水沟旁，一面刷着战

友们的几双沾满泥的鞋子，一面思考着来到农场后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怪样子的草顶楼房、切开的西瓜、姬德和的笑脸，对了，还有生气而来、怀恨而去的六队队长杨阿兴那额头血管高暴的愤怒神态，另外还有一个让姬德和派车子接她、同意姬德和这一套接待安排、而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面的迟副主任……这些人和事不断地在于培英脑子里闪现。此刻，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老乔同志的声音：“小子，滨海农场，这可是个斗争激烈的地方！你敢不敢到大风大浪里去闯它一闯啊？”……

于培英把刷净的鞋子统统收进脸盆里，端起来，快步向打稻场走去。她晾好鞋，打算到男“营房”去找马勇强，可是刚站起身，就见马勇强和董立军一人扛一捆锄头从场部方向走来。

“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抓紧时间休息？”于培英迎上前去，有些责怪地问。

马勇强把锄头往地上轻轻一放，揩了揩脸上的汗说：“明天战草荒，这是来农场的第一仗。我们要做好准备，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！”

于培英微微摇了摇头说：“第一仗，可不是战草荒啊！”

“怎么？明天不下地啦？”马勇强、董立军同时问。

于培英把他俩拉到一块大石前坐下来，低声讨论了一阵。然后三个人决定一起去六队找杨队长。

农场的田靠海边铺展开来，地势很平。一半儿稻田，一半儿棉田。于培英三个人走在田埂上，看到不论稻田还是棉田，都是草比苗高。棉田里草荒更为严重。可是跨过一条拖拉机道，这边的田全然不同，侍弄得整整齐齐，不见一根杂草。

抬头望去，田里还有许多职工背着喷雾器在棉田里打药水。于培英走到一个年纪较大的职工身边，问：“大伯，还不歇工啊？”

“唉，人歇心也歇不住啊！眼下田里正是长草、生虫的时候，

一松劲儿秋后收成就要受损失啦！”

“为什么你们这边田里这么净，那边田里那么荒啊？”

“哼！”老职工气愤起来了，“有人光想赚钱，不想种田，还能不荒！我们这儿要不是队长顶得住，也一样啦！”

“你们是几队？”

“六队。”

“队长哪？”

“那不是！”老职工向一个弯着身子在旁边一块稻田里挖洞放水的人一指。

“杨队长！”三个人同时喊了一声，奔过去。

杨阿兴站起身，见跑来三个红卫兵，高兴地迎过来，一边大声说：“啊！是你们！欢迎啊，你就是小于同志吧？”

于培英上去要同他握手，杨阿兴把两个大手掌一摊：“喏！”上面净是泥。

可是三个人却不管，一齐拥上前，把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了。

“上午你们不住‘草洋楼’的事，我听说啦！有志气！我想收了工去看你们呢！”杨阿兴搓了搓手上的泥说。

马勇强有些不解地问：“杨队长，怎么叫‘草洋楼’？”

“唉！这事说来话就长啦！”杨阿兴在田埂上坐了下来，卷了一支烟，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思量了一下，“从哪里讲起呢？哦，我先告诉你们职工们常说的几句顺口溜吧！——‘滨海农场有三怪：高级洋楼草顶盖，走不动的走资派，赚钱不如花钱快！’这第一怪讲的就是‘草洋楼’。文化大革命前，姬德和是生产基建科科长，这‘草洋楼’就是他亲自设计的。从外面看，草顶泥墙，好象艰苦朴素了，可里面要多讲究有多讲究。为这事姬德和很得到过去的场长、现在的副主任迟启荣的赏识。这楼原来专